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卷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二聖相承其

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復扶又反

大明八章首二章四章

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

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

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

此經八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多十雜行以上

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言自天命此文王

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故云保佑命爾變代大商是  
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  
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子之德則天生  
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者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  
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  
殷與下為總目餘同○**二**聖至大明○正義曰  
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  
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纘及六州武王徧被  
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  
曰大明

明明在汭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

故赫赫然者見於天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

于天下其徵應炤炤見於天謂三辰效驗炤呼伯反炤也應

應制之應炤章遙反本或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作灼替之設反見賢遍反

殷適復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

也挾也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

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

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

明明至四方○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

德在於下也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  
此為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  
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  
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廢之  
正適以其為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

遂於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  
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  
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總為明明  
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明明至於  
天○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  
施德於下能感上天○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  
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  
然則此章為總目其辭兼文武矣故曰文王武王施  
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  
明兩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周  
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斯渙昭其明也服虔云三  
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  
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謂之辰也有效驗  
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  
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微意所以言赫赫在上也  
○明明忱信至挾達○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子之命  
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

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  
妾生啓及后後立為后生受德然則以為后乃生受  
故為正適也挾者周匝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決日  
決即今之匪義同也○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  
吉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  
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  
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  
周德也紂為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之使也故令不  
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符命殷滅故生茲  
孽

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準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

王之子女王之父也○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

與也擊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

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華首至

仲字任音壬注同下大任皆放此續毗申反中  
丁仲反下同大任音泰後大任大姒大姜皆同  
至之行○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所與故本其  
所由言有華國之中女其民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  
內來嫁于周即配王季為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  
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其之而行所以同志意○  
鄭唯為婦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華國至之父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華為國也以  
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也故言之  
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  
國及姓字下言也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  
故須稱大姒為文母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于婦尊  
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  
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姜避大姜故  
也續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  
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

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  
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  
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為說也○  
京周至志意○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  
處所不得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稱父上篇  
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  
王季時為諸侯之手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  
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  
曰思邈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  
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  
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為天下大  
號而言自彼為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  
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總稱所行者仁義也  
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  
夫放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  
昌乎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  
於王季故其辭若王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華首至

任也身重也

**○**

云重謂懷孕也

**○**

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云有娠也下

同孕以

證反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

**○**

回逆也

**○**

云小心翼翼恭慎貌

昭明聿速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

德亦由父母也

**○**

大任至大國○正義曰大任既嫁

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

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進行此道思

得多福也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交得四方之國來

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身重○正義

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

曰婦孕不育是也○**○**小心至內父母○正義曰釋

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

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

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

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

上逮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就載

識合肥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云天監視善惡

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

所識謂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

妣○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也轉以相訓是合為配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浹為厓郭璞曰謂水邊也○天監至大妣○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妣之小於文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睿西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親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後定於冥兆唐堯之後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在於久矣但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歸為沮勳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命為生大妣所運意異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出謂洽陽渭浹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為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妣嗣殷音則文王之妻為大妣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故知謂生大妣所言居河之渭唯言有徽虺之疾者小人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

意不得  
同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嘉美也  
云文王聞

大妣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倪磬也  
云既使問名還則

卜之又知大妣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倪牽過反磬也

又下顯反說文云借譽也  
文定厥祥  
言大妣之有文

德也祥善也  
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

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于渭  
言賢聖之配也

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迎魚敬反  
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  
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

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

光輝云迎大妣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

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

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

船音同說文船古造字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

一音才早反釋音師文王至其光正義曰毛

季尚存皆以文王為上既言天為生配此言大昏

之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妣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

子女可求以為昏姻以行納采也既納采問名將

加卜之又蓋知大妣之賢言大邦之有子女言尊敬

之祭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

吉之禮言大妣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

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

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敬

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

文定獻祥文一字為異餘同文王至求昏正義曰上既言大妣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

妣矣大邦有子女在嘉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

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為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

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也按士昏禮納采問名

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遺納采即問名也正義曰此

詩

卷之三

詩



吉兆蓋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  
大姬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為女  
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  
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  
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禮祥善  
○正義曰釋詁文。○禮問名至納幣。○正義曰祥者  
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  
幣為定定此吉則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  
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  
徵成也是非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  
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為  
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  
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  
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為納幣也下有  
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  
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  
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  
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

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  
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  
納見行之於彼也遂以此章言取大姬之事皆文王  
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王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  
王纔十二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  
如繡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  
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為正法主於  
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  
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  
之以為王者之禮若上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  
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  
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云文王不可哉。○禮  
言賢聖之配。○正義曰此釋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  
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姬之有德  
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  
親迎為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  
文王雖人子時事在帝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  
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

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妣之家在洽之  
陽在渭之族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矣天子  
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則合禮同一體所謂  
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  
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巳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至非天  
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  
子當親迎也○禮記受至先輝○正義曰昏禮人倫  
之本禮始於此大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  
於迎大妣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  
乃初始於是不可不做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  
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木云李巡曰此具舟而  
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  
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  
也然則造舟者比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故  
杜預云造舟爲梁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  
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

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  
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  
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  
於是可以下也○禮記迎太妣至等制○正義曰此美  
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  
訓也云迎大妣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  
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齊明禮之有光輝  
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  
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  
則下不潛上文王雖敬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  
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其知殷時未  
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  
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實略未有  
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妣重初昏行  
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

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禮記

纘纘也莘大妣國

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

**○**

云天為將命文

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

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妣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

子管反莘所中反  
長張丈反注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

篤厚右助變和也

**○**

云天降氣于大妣厚生聖子武

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

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右音祐字亦作祐注  
同變蘇接反協和頌反

**○**

命

至大商○毛以為既言迎得人妣此又言其能與文  
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歸將  
命此文王十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為生善美之匹  
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

女子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其行仁義於周京

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為天降氣於大妣遂

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人商

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代之言其伐又為

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積繼

至德焉○正義曰繼繼擇話文此孝猶上擊也婦人

所繫國姓而已淑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妣

國也繼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

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  
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妣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  
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為  
說也○**○**天為至之行的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入何  
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為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  
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繼女維莘言在渭  
之族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不得為受  
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妣之德自在於性故

本之維華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夫任之德經之維  
 華為繼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  
 言華國之長女以明之。○圖篤厚右助變和也。○正  
 義曰篤厚變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尚  
 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為助也。○圖天降至三五。○正  
 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奴也  
 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  
 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  
 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  
 疆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  
 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  
 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變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  
 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  
 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謂合位於三五是也  
 言正合會天通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  
 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  
 三處故言二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  
 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顧項之所建  
 也帝嘗受之我龜氏出日天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  
 牽牛焉則伐皇姬大姜之。○圖伯陸之後逢公之所憑  
 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  
 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  
 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按其文云星  
 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  
 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  
 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  
 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功若三所唯敬蓮公則日之與  
 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  
 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  
 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  
 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  
 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  
 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

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  
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達師戊午渡于盟津  
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  
日巳未冬至辰星與參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  
女天籟之首故傳曰辰在天籟是劉歆所考之事也  
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  
在箕七度日辰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  
者皆在東是然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  
牽牛皆水宿籟則水德而王帝譽以才受之今周亦  
水德常受殷木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譽之代頌  
頌是一助也又大籟一名女娉舞之分野大姜之祖  
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  
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佑是二助也歲星在張  
十三度鶉火之火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  
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  
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  
名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  
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

宿度數自非用者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  
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記論載殷曆之  
失唯有三則而已其推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斃**  
野維予侯興  
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  
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  
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

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  
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無敢懷

**貳心也**  
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

**克無有疑心**  
殷商至爾心○毛以為上既言佑命

之事殷商之貞衆其會聚之時如梓木之盛也此衆  
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

滅殷言皆無為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做人之意  
周如此又上天之帝臨視汝矣其所將之眾皆無  
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  
也○鄭唯下三句為異言殷眾盛天命有歸天乃維  
予其為諸侯而紂者當此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與  
周也天意無不與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  
王言上天之意無不與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  
汝伐紂之心言皆一心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  
也伐殷言武王不謂是勸樂之其天人勸所以能克  
勞唯恐武王不謂是勸樂之其天人勸所以能克  
也○鄭旅眾至衆周○正義曰旅眾釋詁文本聚謂  
之林如林言其眾多而不為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樹木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  
眾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  
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眾而不為用也矢陳  
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子皆為我無作取子  
之義上篇侯皆為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子侯與之

意王肅云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  
○**○**殷盛至師勝○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善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甸野  
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子宜為授子之義  
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明為王而  
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上  
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為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  
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為臣詩人稱  
之為侯亦可矣○**○**言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言無  
敢則是軍眾之人不敵也秦誓上曰子有臣三千惟  
一心故傳以無貳心為眾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  
所謂同心同德是也○**○**臨視至疑心○正義曰臨  
視釋詁文闕宮云致天之箱十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成武王使無貳  
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成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  
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眾人之勸  
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  
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牧

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洋洋廣也煌煌明也

駟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云言其戰地寬廣

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服且整洋音羊檀徒

丹反煌音阜駟音原駟音留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鷂鳥也佐武王者為之

上將涼本亦作諒同左尚反韓詩作亮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

武被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

王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

昧牧野至清明○毛以為上言將戰為天人所歸

然其竟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檜木之兵車煌煌

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牡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

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為大將時佐彼武

王車馬無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值

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殷虐弱天下乃大清明

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助已至兵

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革易

赤色黑黧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

車之鮮故為明也駟馬白腹曰駟釋畜文郭璞曰駟

且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洋洋至下殷○正義

故見此義擅弓亦言戎事乘騶明非戎事不然因此  
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  
王之意異也國言其至且整也正義曰詩辭所發理  
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知不用權  
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處是設權必依險阻  
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強盛車固馬  
肥不慮不克則心不怨遽閑暇於事且齊整也成十  
六年左傳樂鉞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  
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服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  
此說武王之師尚文為方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  
而維師謀謀人必受兵餘之法云踐爾兵華審權矩  
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縱行汝兵  
華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  
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已當預為  
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  
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  
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  
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倍二十二年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左氏以為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  
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  
過鄆諷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郵至  
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誦之謀不足以文  
鄰國定遠體也此是識師敗也公羊不讓違考異郵  
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  
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  
棘左傳曰狂狡格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  
狂狡君子曰夫善違命宜其為禽也戒昭果毅以聽  
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武也何休以為  
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  
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  
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  
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國師太師至涼佐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昌尚者東海上人  
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  
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  
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



王於燔貉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  
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故雜師謀  
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  
曰望而雜師謀云呂尚釣屋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  
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  
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  
周之典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  
介尚右也左有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為佐也亮諱義  
同○釋武王為之上將○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  
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主卿而云上將者周司  
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釋疾至清  
明○正義曰釋言云寔肆也郭璞曰暫寔者好放肆  
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  
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言武王  
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  
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  
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  
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

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註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手  
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于義異○釋  
肆故至乃誓○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  
即上變代大商協和五位翦滅有期也兵甲之繼即  
上禮車四駟舉車馬則兵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即尚  
父勝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言  
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  
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  
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為  
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  
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  
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  
文協故  
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滿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大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

注者國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大王作王非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敘以詩為文主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進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例也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國興也縣縣不絕貌瓜

紹也縣縣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木也國

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酌故謂之峽縣

縣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

邠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綿綿

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國之

興云于沮漆也國瓜古華反峽田節反韓詩峽小瓜也沮七余反漆音七酌蒲到反長張

丈反嚳苦壽反高辛氏帝也胄血又反古公亶父陶

邠他來反王于況反亦如字後王業同復陶穴未有家室國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

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

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

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

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云古公據文王

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

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商時也傳自古公處商而下

為二章發 ○會都但反父音甫本亦作甫陶音挑復

以名言絕句習音狄屬音燭岐其官 縣縣至室家

反壤而穴反擊在洛反為二千僞反 正義曰縣

縣然不絕者是瓜紹之缺瓜之本曹繼先歲之瓜歲

乃帝聖天子之曾封為諸侯後更遷於商國世世漸

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乎其德漸盛得其

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為微此事在何時乎

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

何人乎乃是後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蓋為夏父者

於漆沮之傍其為宅舍寢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

繫者以其國土未大人眾不多未收有其家室故且

穴復而居之 縣縣至漆水 正義曰縣縣微細

之辭故云不絕親也釋草云缺灼其紹缺舍人曰缺

名灼小瓜也紹繼謂缺子漢中小瓜曰缺孫炎曰缺

小瓜子如灼其本于小紹先歲之瓜曰缺然則缺之

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缺此則其種別也

而瓜蔓近水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缺

義謂之缺缺是灼之別名故云缺灼也此時在商言

民周民者此民自幽居周復以尚為代號此述周國

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為用故自


得為用也上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

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

耳為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也或言漆

沮為二大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

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

一名洛水漆沮為一蓋沮一名沮水孔連言之 

瓜之至沮漆○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  
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灼故謂之猷其實瓜之  
與猷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述本之  
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繼者瓜實近本  
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  
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  
嚳為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  
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盛之時瓜以年年  
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  
后稷之後世世大子而盛欲言大王之典故言若將  
無長大之時其言瓜實益小終亦不能長大也后稷  
乃帝嚳之胄是嚳為瓜而後為猷自稷以下祖緡以  
前皆為猷言縣縣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  
封卻述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然是在卻在邪  
皆縣縣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  
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為高  
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即有卻家室周本紀云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郟也

公劉云焉公劉于幽斯節是公劉失職遷於幽也失  
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語云昔我  
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  
王不窋由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  
失官去夏而遷於幽幽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  
不窋末年夏氏政亂棄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  
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幽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幽  
者按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幽其言甚詳不可得  
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  
已嘗失官逃竄幽也猶尚往來郟國未即定居於幽  
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郟民遂往居焉故  
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  
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  
是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幽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  
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止斷以太王而德益盛  
者以下言古公賈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為  
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  
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陽齊

始葛尚但在岐始盛由未遷也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古公至家室○正義曰以在幽為公故曰幽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商世曰古公稱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實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其稱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又為號故或製以實甫為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實故也中微遷起注云實甫以字為號則鄭意定以為字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幽至如歸市皆孟季對滕文王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幽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幽為異耳若季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實甫居幽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乞求者土地也太王實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其所養害所養杖策

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實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實甫曰與之何與狄人至不止太王實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實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太王實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實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唐人來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海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讎於饑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幽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王皆避難遷

從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太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地度地以居民地也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豈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恆宜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不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闡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土屋也覆於地也則

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然則言上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土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而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在幽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幽北至古公將立十世公劉云於幽斷館則幽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幽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幽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室家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幽之時亦有宮室○

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戎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復**者至章發○正義曰以此複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複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幽時也本其在幽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幽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後發之音以此言在幽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謂幽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泔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率循也泔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

**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

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直遙反辭呼五反辭

亮反年**音智**古公至胥宇○正義曰文王之先久古之

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

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

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

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率循**至宇居○正義曰

率循胥相皆釋詁文許水泔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

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

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

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

毛詩疏

卷十六之三 二十二

及古圖

漆之間也。應。應。美也。董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

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應。應。然肥美。其所

生菜雖有性苦者。譬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

與幽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

卜之則又從矣。○應音武。韓詩同。董音謹。按廣雅云。董音徒。今三輔之言猶然。董音徒。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於此定民心也。○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周之原地。應。應。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董茶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

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幽人從。已者謀之人

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

從已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

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周原至契開。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

云。應。應。故為美也。茶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

也。內則曰。董。昔粉。輪。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

又云。董。董草。郭璞曰。即鳥頭也。江東人呼為董。晉語

也。然則董者其鳥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

董。董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董是鳥頭也。契開

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董氏掌

共。燂。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子。燂。在。龜

東。楚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燂。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

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以楚燂之。未燂之於。燂。炬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古



開耳○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  
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  
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  
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也經云爰  
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爰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  
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  
爰云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  
之謀但爰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  
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  
相之知此則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  
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  
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可止居於是如爰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廼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

慰安爰於也

○

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

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

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

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

也

○ 鑑本并作囿同居

○

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

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

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

理乃放之精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徂東之人皆在

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業也

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

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器地致邑  
以居其民與鄭同也。地理是一宜畝亦同但作者以  
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地理與經界乃  
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  
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勳業於是  
皆無悔心也。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  
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  
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  
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柵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  
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而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  
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  
此言發幽西南而往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  
也。時耕曰宜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圖**

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

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

○處昌慮反

其繩

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傳**

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

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圖**

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

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

為繩也

○繩如字木或作乘按經作繩傳作乘箋云

音救廣光浪乃召至翼翼**圖**○正義曰民既得安止

反索桑洛反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

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命之興聚徒役使之

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其繩  
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  
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  
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圖**司空  
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

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師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夫王之階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平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言不至爲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編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編郭璞曰編者縛束之也然則編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編爾雅復言編之明編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論先言作廟之意○  
○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者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繩之繩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乘故爲聲之  
設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抹之** 陜陜度之薨薨築之

**登登** 削屨馮馮



抹藥也陜陜衆也度居也言百姓

之勤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屨之聲馮馮然



云

抹桴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藥而投

諸版中

○抹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陜耳升反又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音而度待洛反注同

韓詩云填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

亟疾也屨力注反又力朱反注同馮扶水反注同藥

力追反沈力弋反字或作擗或作葦音同劉熙云盛

土籠也鍛丁亂反桴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

取土盛音成 **百堵皆興** 磬鼓弗勝 **音成** 皆俱也磬大鼓也長

一丈二尺或磬或鼓言勸事樂功也 **音成** 云五版爲堵

興起也百堵同時起磬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

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鼗朔鼗周禮曰以鼗鼓鼓役

事 ○皆丁古反馨音羔騰音升謂之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鼗薄卑反

土實之於鼗謂之棊者衆多便陜然既取得土送至

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鼗

鼗然築之者用力於登然備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

上下打鉞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

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馨擊鼓不能勝

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

也 ○鄭唯以度為從語異意同 ○**搯**搯至馮馮然

○正義曰說文云搯盛土於器也搯字從手謂以手

取土繫者盛土之器言搯者謂搯土於鼗也取土

必多故陜陜為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也陜

陜鼗皆足衆多之美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

樂者用力為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

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鉞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

謂脯為鉞脩亦言其推打之 ○**搯**搯至板中 ○正

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搯引取也故以搯

為搯言搯取壤土盛之以繫仍存繫字與傳不異也

鼗鼗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為居於鼗義不強故云度

猶發也 ○**鼗**鼗大至樂功 ○正義曰冬官鞀人為鞀

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

云大鼓也鼓是總名鼗是鼓之別名今鼗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鼗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

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

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 ○**五**五板至役事 ○正義

事

卷之三

及古

事

卷之三

及古

文而因設耳定

木云鼓役事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

將將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

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

應門焉傳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

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傳臯音羔伉本又作亢

貌將七羊反注同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傳冢大戎大

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傳云大社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傳

迺立至攸行○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  
郭門後遂爲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伉然而高大也  
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

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社

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

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鄭唯以

臯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

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皆天子社名諸侯不

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門應門非諸侯之門

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

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  
實非天子而以臯門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  
文王之興以爲臯門應門雖遠都於豐用岐周舊制  
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爲大社致  
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勸末之稱皆言大王所  
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

固為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為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車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郭別耳而郭門為宮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仇者極之義故為高貌將敵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

**國**諸侯至庫雉以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矣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各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誓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

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又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眾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

**國**冢大至大社○正義曰冢大我大饗眾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為土之神也冢既為大土為社王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至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佑也此文本解我醜彼行之意言國家起發

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爲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嘗是祭事故謂祭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爲之宜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爲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射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謂爲大社之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春秋傳曰屨宜社之肉言此者證宜爲祭社之名左傳

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閏二年左傳曰師帥有受命于廟受屨於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屨於社不敬按地官掌屨祭祀共屨器之屨注云屨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屨可以白器令色白然則器以屨飾之故謂之屨言受屨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屨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屨爲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肆不殄厥言左傳所云屨者是宜社之肉無曰字也

**愷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肆故今也愷

恚隕墜也兌成蹊也

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械白楛

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

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

然不有征伐之意

○殄田典反慍紆問反隕韻謹反柞于洛反後同柞音域後同王蒼

云械卸柞也字林干日反拔蒲具反又蒲葢反下同兌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陸直類反蹊音兮櫟音歷棧如雞反後同去羌呂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脫通外反本亦作兌

其喙矣

○喙突喙困也

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

之使者將士眾過巴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其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

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

○混音昆曉徒對反喙許穢反徐又

音尺鏡反使所吏反惶怖上音皇下善故反

肆不至喙矣○正義曰以今文王不絕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

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

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械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兌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乃驚走而奔突矣混夷逃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其迹雖殊而與國則一故連而美之也○肆故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隕陸皆釋詁文說文云慍怨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為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兌是成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眾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眾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為柞械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械未生以為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



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椹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櫟白椹櫟木文郭璞曰椹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櫟常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蒼說椹即柞也其材理白無赤心者為白椹直理易破可為積車又可為車或於今人謂之白椹或曰白椹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據論云櫟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知椹上櫟上為義大王古家上有用衆之義用衆欲以伐人故文上不絕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既有所惡當有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上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夷是周之敵警文王使臣過其側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言之○**駮**突喙困○正義曰說文云駮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駮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

之美故云突也喙之為困則未詳○**駮**混夷至志一○正義曰采薇云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夷狄之國上文行道竟矣是聘者士衆行於道今言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作椹之中而逃亡國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已故奔入梓械以逃避之士衆上為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名得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夷駮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夫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夫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按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為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此為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故來犯周文王不絕恚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

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  
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支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  
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大王避狄難此  
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與國其志一  
也大王以國小狄彊戰則民死為害其民寧棄其地  
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彊足得平彼混  
夷過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  
成周道與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作者伐避俱美此  
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巳未是伐事而言文  
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芮質厥

成文王蹶厥生

質成也

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  
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  
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

繇繇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芮如銳反 蹶俱衛反盍

胡臘反竟音景 苦結反間音闕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奔予曰有禦侮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

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奔武臣折衝曰禦侮

云予我

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  
亦由有疏附先後奏奔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

親也奔奏使人歸還之

○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

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侮凶甫反相息亮反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設反衝○虞芮至禦侮○正義曰言文王遵太王之昌容反○道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詰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於是勸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太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質成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為成以成為平言由詰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職動釋詁文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往歸焉家語作蓋蓋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為蓋也入其邑謂入城中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

文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為地道尊右故也班固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舉其罕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為選大夫為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虞芮至業大○正義曰此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太王於緜緜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故知動被初生之道令之使大故云廣其德而生業日益大謂大於太王之時也此意增動太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緜緜者明大王於緜緜之中而初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緜緜後之初生故連言之○率下至禦侮○正義曰此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

能杆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夷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閻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奉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實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美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司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

緜九章章六句

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予我至趨之○正義曰予我釋詁文義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辨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借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其未明故特申說之



之也。○苞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所。燎力

召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音趨也。云辟君也。君王

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

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壁。注及。○苞音苞。苞至

毛以爲苞。苞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械木之樸屬而叢

生也。我農人得折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

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被賢人之叢集而衆多

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

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

其舉行政止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

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苞。苞然枝葉

茂盛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

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

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

之。言皆助。注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

苞音苞。苞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械木之樸屬而叢

生也。我農人得折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

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被賢人之叢集而衆多

也。我國家得微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

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

其舉行政止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

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苞。苞然枝葉

毛詩疏

卷之三

卷之三

之事則此亦祭事類之與大宗伯燔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粢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燔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燔之者彼云禮祀實柴燔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燔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禮之言燔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燔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燔饗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皐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有相擁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張人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王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爲兼及

三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燔文可以兼之也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祭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揀理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理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燔神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王受命禮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禮以配之諸儒皆以爲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上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燔醜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而郊燔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醜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人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燔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

擇俊士與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  
薪之類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無燎箋  
義為長○**○**進長○正義曰此進薪之趣義無所取  
故轉為疾類○**○**君若至積薪○正義曰君若釋詁  
文以時糾有嫌不祭大故辨之云君上謂文  
王也文承下德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 **濟濟**

**王左右奉璋****○**下士曰璋**○**六璋璋瓚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祫以璋瓚 **○**璋音章瓚在  
但及字或作贊

**裸古** **奉璋** **異哉** **髦士攸宜****○** **○** 哉哉盛壯也髦俊也 **○**

云士卿士也奉璋之儀異哉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

木又作俄 **○** **○** 濟濟至攸宜 **○** 毛以為又壬能任賢  
歌反罕音毛 **○** 為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

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  
璋之時其容儀異然其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

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 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  
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  
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贊助之而亞祫奉  
璋亞祫之時容儀異然其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  
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 **○** 半圭  
曰璋 **○** 正義曰轉唯解璋而不言贊則不以此為祭  
矣斯下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  
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  
肅以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為証 **○** **○** 璋璋  
至璋贊 **○** 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  
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  
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公大璋中璋  
邊璋皆璋贊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贊王肅云  
一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亦有名璋贊為  
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瓚與此云奉璋異  
異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贊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  
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祫以璋贊  
即祭統云君執圭贊裸尸大宗伯執璋贊亞祫是也



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祿獻則贊然則亞祿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又祭統言大宗伯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祿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祿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祿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祿大神至尊不祿莫稱焉則此言祿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祿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于慈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慈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滿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我喪卒髦俊○正義曰以異異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我異祭也舍人曰異異奉璋之貌鄭以此璋為祭合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文○**○**上卿上○正義曰王者男下之大號以奉璋亞祿是宗伯之卿故言卿上也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淠舟

行淠淠也云烝衆也淠淠然淠水中之舟順流

而行者乃衆徒舩人以楫擢之故也與衆臣之賢者

行君政令○淠匹世反沈卒計反淠音經承之承反

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擢謂之楫說文云楫權郭注云擢橈頭索也所以縣擢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楫也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擢又謂之楫擢直致反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云于往邁行及

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

王典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

千五百人○淠彼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

水之舟舩此舟舩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舩人以楫擢之故也以與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



不作人

**逖**遠也遠不作人也

**云**周王文王也文

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  
紂之惡俗迺如新作人也

**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  
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  
此雖稱王後言不妨連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  
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迺如新作

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

質也**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

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

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

之如觀金龜然言其政可樂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勉**對勉反津同琢

**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綱咎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

為紀

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

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備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

本心性有磨聖故也心性有磨聖故備飾以成美言

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

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

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德在民上治理

三詩

卷之七

及古

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追金玉也。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全不為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本尚稱彫明，金亦可為彫也。以此二句相對，意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王肅云：以典文于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周禮：至可樂也。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天之官。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而千副之兩旁當耳，是衡筭俱首服也。以玉為之而職曰追師，故知道為治王之名。彼注又引此詩：交相為論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為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其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輿文王美質故

易之。○代上至為紀。○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餘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綬，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故小過者有理微細竅根源者。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

季申以百福于祿焉。旱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千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來之祿為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

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  
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擊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  
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  
後世周之先祖總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  
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  
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後者故特顯其名公劉  
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  
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  
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  
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而且以  
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中者重也  
今大王禱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王季重明前已  
得周祿是效其豐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  
下祿也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十明福亦  
求得之以經有十福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  
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于祿  
之事也祿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王季而經有文王之  
事此言受祖而經先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

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  
王之雅也雅清執說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  
其文皆無周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  
業是為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

也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

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

人反楷音戶草木疏云楷木莖似別而赤其葉如蒼  
上黨人蔑以為筥箱又屈以為釵也樂音洛下同被  
皮為  
**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

殖故君子得以千祿樂易

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作凱者多反弟亦作悌徒禮反一音待登  
樂也弟易也後豈弟皆同易以政反下同  
毛以為視彼周國早山之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  
濟然茂盛而哭多是由陰陽和以致山藪殖也陰陽  
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則民亦得其性故樂易  
然之君子謂大王上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  
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注在箋○**○**早山至  
衆多○正義曰以序文連麓麓為山是故知早為山  
名知麓是山是者以地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  
林麓立林術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  
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為山是也濟濟文連  
榛楛為木之貌故為衆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以采而  
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刺而亦莖似蒼上黨人  
繼以為斗筲箱器又楛以為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  
人欲買楛不謂籬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  
有楛○**○**早山名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  
豈弟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為樂易故以此為喻民  
得嘗樂被君子德教也○**○**于求至樂易○正義曰

于求釋言文周詁引此一章乃云夫早麓之榛楛殖  
豈君子得以樂易于祿焉若夫山林置竭林麓散亡  
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  
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侯此文以為義彼韋  
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  
以求感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  
而要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  
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  
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  
其本經遺其典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木蓋故箋  
申而備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  
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上季也上言民被  
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  
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  
之其心喜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玉瓚圭瓚也黃金  
所以飾流也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云瑟潔

鮮貌黃流拒壺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朱中實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

德受此賜○惡所乙反又作璽黃金所以流壺也一

拒音巨壺音泰壺音曉壺音亮反以黑黍末搗鬱金草取汁

而煮之登弟君子福祿攸降○降

或作弟又○反注同○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

以有功德之故履上帝乙賜之以瑟然而潔鮮者乃

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為之勺今得流而前注其拒

壺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

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

之天子賜之圭瓚卽是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壺

酒為異餘同○圭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

以圭為柄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

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壺酒之器以黃金

為勺而有鼻口壺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壺

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註

皆云黃金所以流壺也若有節字於義易曉到俗

本無節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拒壺上瓚其意以

為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

-5 215 40 900" data-label="Text">

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也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噴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噴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軸黃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噴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象寸所四寸注云射者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稱橫字謂勺徑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瓚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祿亦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梁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梁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梁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瓚諸侯益九寸以下此述太王上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讀亦當禽書西伯戲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

西伯則以文王為州牧按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節作牧王連云文王為雍州牧此王季為西伯亦當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也人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為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表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按禮緯合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舍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朱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潔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



猛勁疾決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充揚威武志  
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  
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以鵝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上下察也云為鵝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

而至于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  
民喜得所鵝人月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云遐

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飛

至作人○毛以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  
上則為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  
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  
二句別具言上下察也正義曰中庸引此

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  
下得所使之明察也○鵝鵝鳴至得所○正義曰蒼  
頡解詁以為鵝即鵝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鵝  
之類也說文云為鵝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殘高  
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  
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  
鵝為在梁以不驚為美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  
不作人是人變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  
不必如木故易之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  
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

牲故舉二者辭息營反字林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言祀所以得福也云介助景大也享許亮反介

音界清酒至景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  
後同乃以神事有清潔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

其赤牲之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我之福祿。鄭以介為助為異餘同。○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登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嘉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總諸饗尊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釀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地官克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特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為酒之後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川自牲魯公

○齊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言祀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首毛皆以介為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瑟眾貌。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煊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

祭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字林同祭力召反燎音力小反。嘖許氣反菱草燒之曰嘖何沈虛列反。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云勞勞來猶言佑助。○勞力同來力代反本亦。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作休同佑音又。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煊燎而除其旁草矣旁無穢草故木

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  
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未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  
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  
手猶民之煇梓械也  
莫莫為蒿施于條枚

施貌云蒿也蒿也延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喻子  
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蒿力輒反字又作藥同施  
以與反注同枝若回反蔓音

莫莫為蒿君子求福不回  
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業先祖之福此言脩  
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

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  
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  
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  
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  
申以百福于祿焉

○蒿也至而起○正義曰序言  
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蒿蒿延蔓為喻故知喻

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  
先祖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則皆反本作齊  
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  
齋莊也下同  
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

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  
火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由然而也經

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  
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

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天知之賢亦生  
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

遂致歌詠見其歡美之  
深錄之以為後法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

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云京周地名也常思

莊敬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

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美記

反後同沈音眉行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妣文

王之妃也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云徽美也

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徽音思齊至

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此德為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為母也此大任

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

為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妣所慕而

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

百數之此男得為周藩屏之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

婦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

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名為異餘

同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又宣三年

左傳曰蘭有國齊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

媚是愛義也周姜為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

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末為天子而

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京師周

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言思愛

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其配大王之

禮也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也

既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

知數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

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濫天王狩於河陽

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大姬**在百字。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姬之子唯康公康叔為相時也大姬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姬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姬一人有百子不如思而進眾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之福輪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姬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土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燕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邲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邲霍平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姬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邲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目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姬生伯

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邲叔武次曹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

宗神也恫痛也。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

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恚

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咎禍。○恫音通痛音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適

妻也御迎也。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

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

毛詩疏

家邦也書曰乃寡兄曷又曰越乃御事

刑正也御毛

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下○惠于至邦家○毛以為文

歷反歸詩上反下同○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

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群公以安寧

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惠文于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

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施禮法於

寡少之過其內止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化至於兄

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為法迎治於天下

之宗國亦令其先止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

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屈已

從眾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尊公言其諮訪

大賢順而行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

怨惠其文王所行者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

言其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王以順從之改而行之

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以此

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為政教之本

以此之故又能為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

也○宗公至制篇○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廟

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類言神罔則宗公

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制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

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入虞周八十皆在虞官幸男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人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十賢人在虞宮矣。○**刑法**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斷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鄭謂六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逐故毛謂為送謂之為迎。上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察**是察是察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蝦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即則於義不遠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嫁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弟為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即使之皆如已也言家者謹天下之衆家用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

兄弟康誥文周公康叔謂武上為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周公將東征誥於治平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為少。○**誰誰在宮肅肅在廟**。肅肅和也。有御宜為治也。

**肅肅敬也**。云宮謂辟離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辟必亦反下同離於容反。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離也有賢才之賈而

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

本作保安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故今也戎射厭也非。

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  
**也**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  
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不巳之  
而自巳言化之深也  
○烈毛如字鄭作厲方世反又言厲假古雅反暇音遐遠也鄭  
古雅反行下  
○謹謹然其能相應在於家室之宮其  
孟反下皆同  
○謹謹然其能相應在於家室之宮其  
容肅肅然能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  
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  
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為  
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  
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者不絕乎  
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上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  
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  
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

總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  
臣雖離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靡宮也肅肅  
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  
和祭祀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  
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靡其羣  
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  
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  
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靡其  
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巳之而  
自巳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宮**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大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  
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  
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  
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  
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  
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  
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



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大學王制說大學天子  
曰辟廡則辟廡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廡宮也又  
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為羣臣助  
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  
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  
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尚  
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樂輕以明重也○  
顯以顯至無厭○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  
顯為顯則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  
是民安君德無厭係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  
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臨視至高  
大○正義曰臨視也言文王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  
故云保猶居也義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  
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  
在宮在廟先有禮養老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  
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  
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  
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賢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

則容多品或內敬而外無或現儀志強故有賢才之  
賢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為其一人  
之所有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者亦得居於位此  
人行未周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  
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幸亦養老之詩而云序賓  
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  
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  
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  
其大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來備  
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疾祭非長養之名  
故言使之如器皆是喻短而收長道慈而收善義亦  
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禮故至假大○  
正義曰肆故令戎大烈業假人皆釋詁文言大疾害  
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廡假至之  
深○正義曰鄭請烈假為廡假故云皆病也說文云  
厲殺疾也或作癩癩病也是廡假皆為病之義也定  
本及集注皆云廡殺病也不訓廡字義不得通假已  
釋詁文以廡假不暇與肆疾不殄相配假知廡假

亦是病人之事歿既為絕則環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暇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應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疾之行若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為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而待行禮乃變也。

天合也。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造為也。云成人謂大。夫上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弟音梯亦作梯諫爭等關之。

夫十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

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合力成反又音刈。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聖之誅評亦自入於道言其勸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鄭以為文王。

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合力成反又音刈。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聖之誅評亦自入於道言其勸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鄭以為文王。

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合力成反又音刈。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聖之誅評亦自入於道言其勸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鄭以為文王。

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問其往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繫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位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為賢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其說文王之身式訓為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式用至求**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知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

人能為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長不諫為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實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賢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疏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造為**○正義曰釋言文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則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所化則成人若助祭之人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有厚

德予弟有造威言謂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國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意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彼之以身無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恩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

句

希王平對而汝旅土者獲矣。謂不被歸則亦不歸。若未學吾如區文學矣。其言不學而新。言不義也。許人論區。言區學問不矣。論區子夏其人。言四言。曰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

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

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天一本無矣字天監

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

集註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皇矣八章章十二天下往况反下追王當玉同○句至文王○正義

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德，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太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承上意，故不次耳。

○正義曰：世世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繼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太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

近指文王所因，不足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太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太王以下，太王王季大賢至文王，睿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命，周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繼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增其式，靡乃春。西顧又是糾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克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誓卜四妃，豫知瓊有天下，則周之代殷也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筭，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備擇此稜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大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為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皇大莫定

也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

暴亂乃監察天下之眾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國殷夏

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云二國

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

徂也其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

心密阮徂其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

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文反篇內皆

同其音恭下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

宅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

也宅居也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

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

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耆巨

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郭春本又作崙又作皇矣

券並音卷同假戶嫁反本文作暇浸平鳩反至與

宅毛以為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察於下無幽

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

詩

卷之三

及古

汲古閣

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眾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其其洋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為中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而桀故配而言之○鄭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後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長所行暴虐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其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於是亦助之言度言其同惡相黨其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耄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為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禮自大莫定○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為大也莫定釋詁文○大矣至歸就○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為美歎之辭監察天下眾國之中選明君以為天下之主主

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二國至度居○正義曰敘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惡則彼當為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為天子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為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為居也桀紂身為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為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泰在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同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行其二所以得勤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所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為不敬時也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

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  
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疏言  
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  
姓不再與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  
王伐紂紂夏后氏之後於紂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  
天安得而觀之則紂夏后於紂則殷後於宋國名異於  
代號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后毛意必為夏後則  
何所按據而謂之夏也此以紂配紂其言指以惡紂  
不惡桀何須按紂年世青其世惡桀也若年世久遠  
二國至於惡之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承上  
章云以伐崇雖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  
是也故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  
也正義曰長釋諸文謂二國之君為民之長也定九年  
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為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  
侵阮徂其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其四國違  
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其也度  
謀釋諸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

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  
與紂稱為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  
何則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為獨夫非復為天子也書  
敘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  
平王天命未改悉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  
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  
異文者猶彼有謂秉此有謂德作者便文無他義也  
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為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  
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  
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者  
惡至宅居曰正義曰昔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者  
為惡也王肅云惡樂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樂紂  
言以樂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樂雖文可兼  
之意不惡樂也鄭大釋諸文謂其用大位行大政以  
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以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  
從殷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  
者作者假為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  
**○**者老至王所曰正義曰以憎已是惡故者不為惡



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問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禮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大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德不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到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為說多方及此箋以為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靈緩後暇紂以為文王須暇之者文武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殷人事而為說亦是文王須暇之由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虎即見伐二國並言須暇者亦在命云崇尊首則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非設教之言田其未滅殷以言之耳

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檉其柵攘之剔之其槩其柵

作之屏之其藩其翳修之平之



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柵柵也檉河柳

也柵橫也槩山桑也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

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

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領反除也籥本又作籥

韓詩作燈云因也因高填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柵音例又音列柵如亦反沈必亦反柵物丁反柵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壤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髡又作剔同檉鳥籠反斃如世反木成作蔽必世反柵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槩為柵栗攢去塊反又去軌反何音闕草木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隘於懈反刊苦干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從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

常路大也



云申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

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串

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詩

本皆作瘠係疏評作應後之解者會以瘠為誤應應

對之應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配媿也



云天既

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其受命之道已堅

固也



作之至既固也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

多競其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舊

木其為斃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濯木其

為樹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為檉木其為樹

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

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首以其世世習於

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賢女

立之以為妃今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

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

四等而為此人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顯舉木名因

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為殺木

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

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啓

之辟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剪剔故言攘之剔之

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申夷蔽路為異以天意徙

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

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長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

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也木立至山桑也正

義曰釋木云立死舊斃者斃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

毛詩疏

卷之四十七

及古

桑皆厚木文郭璞曰榘樹似榘楸而痺小子如細栗  
今江東呼為榘栗陸疏云葉如楡也木理堅韌而  
赤可為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亦莖小楊也陸  
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榘孫炎曰  
榘臚節可以作杖陸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  
為馬鞭及杖弘農其北山其有之郭璞曰榘桑柘屬  
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榘桑次  
之○榘徒就至路夫○正義曰毛謂患為申申習夷  
常路大者釋詁文王肅曰天以樹家善於治國徒就  
步王明德以其內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榘平夷至應之○正義曰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  
不為榘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  
患夷則混夷也出申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  
名也書傳作吠夷蓋吠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  
或作犬夷犬則吠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  
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  
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榘  
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嚴

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  
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吠夷是也文王  
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配配適○正義曰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嬪也某  
氏曰詩云天立厥配是毛謂配如妃故為嬪也是為  
妻之配夫意與鄭合○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  
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  
者為生賢配謂大妣也天為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  
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  
移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  
松栢斯覓覓易直也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  
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  
而已○省昔井反按蒲具反覓從  
帝作邦作對自大  
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云作為也

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

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奉注大

伯皆同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兒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云篤厚

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兒

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

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

且專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亡奄大也○云王季

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帝者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顛文王之深乃和其

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栢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言天

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

養天以為之興作周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

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

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

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

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太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意

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

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

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以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

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

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為

君福流後葉命太伯讓功備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

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患至於子孫

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克易直○正義曰易直者

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者善○

王義曰釋詁文○**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見王季謂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妣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為配也○**作爲**至王起○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與出國謂使之為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居而之故言作聖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也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之時也○**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妣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云福慶是善事故為善老是功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於友者善兄弟之名

并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遂命名傳之後世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為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藏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贊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對**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覆有天下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心能制義**

曰度猶靜也



云德正應和曰猶照臨四方曰明類

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湖威曰君

○魯本作箱武伯反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岐反

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



云王君也王

季稱王逮王也

○王如字徐于况反見必甲反徧音遍

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

經緯天地曰文



云文王也王季之德比于

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皆德以聖人爲匹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



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

也

○祉音



維此至孫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大

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或能釋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侮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反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入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言其德音其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

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  
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可以為人君長故次克  
長克君長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人君即說  
為君之事故言至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能使國  
民順服故次克順也兵順功成可以比上方上人故次  
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  
流及子孫故言帝祖以維之帝祖即此授以九德而  
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學之以足句猶下我陵  
我泉耳○**○**心能至猶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  
九言曰昔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  
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不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  
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  
異議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  
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  
使得其宜言善綏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猶皆作莫  
釋詁云猶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  
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猶靜杜預

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德正至曰君○正  
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  
為德施行為首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  
而定無譁諱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  
善釋詁文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  
無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懈倦  
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  
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慈和至曰比○  
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  
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澤善  
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  
云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  
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敬服杜預傳說此以王季  
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王君至追  
季末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王季稱王追  
王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經緯天地  
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

曰文社須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  
 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  
 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眾心不為  
 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  
 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恨不得與鄭同也  
 ○王季至為匹二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  
 以比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  
 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於文王者美  
 王季言其德以  
 聖人為匹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

**登于岸**

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

**云**

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

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  
 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援音袁又于

雲反畔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反羨錢  
 面反誕但旦反跋蒲未反下同字或作拔扈音戶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國有密須氏侵阮

遂往侵共

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

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與違正道是不直也

○阮魚宛

反其音恭注同毛云徂往也

共國鄭云徂其音國各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接徂旅以篤于周禘以對于天下

旅師接止也旅

地名也對遂也

云赫怒意漸盡也五百人為旅對

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

却止徂國之兵眾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



之望 ○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且反

本又作鸞許帝謂至天下○毛以為既言文王受

亮反下同福流及于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

之事言天帝苦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

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上地以是之故能夫先天下

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

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既地遂復

往侵於其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

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

其師旅以止北密人往旅地之定密人侵其復往侵

旅故與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

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無周使興而密人侵之

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

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

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天告語文王曰

汝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歌羨者

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

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

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惑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

恭其職敢距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其

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

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

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

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

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也○無是至高位○王

義曰一魚然之文而傳分為二無是者以畔是違道

之望

亮反

之望

無是

升於

乃不

往侵

不恭

其師

旅故

祜福

故伐

之是

民心

汝無

苟貪

當先

後伐

恭其

三國

而不

軍旅

王之

而出

王義

援是

讀欲

也釋

援至

當用

是古

獄相

言之

欲美

貪欲

之言

故以

侵土

地言

之凡

征伐

者當

言之

欲美

貪欲

之言

故以

侵土

地言

之凡

征伐

者當

度已之德處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則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為曲曲為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謀僉方是象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為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非天故作作者彼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天監觀四方乃容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乎無別解則與鄭同○**圖**國有至侵其○正義曰以經而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祖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其以阮其為周地為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

周地○**圖**阮也至不宜○正義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祖旅則是祖國師衆故以阮祖其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祖其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祖其則侵阮祖其也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祖其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昆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違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顧非其讒發皇甫謐云文王不明密須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其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摭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得徵

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和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徂為往鄭必以為皆國名者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克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其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昔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嚴狃采薇稱嚴狃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勸於考校亦據而用之○**釋**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為衆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註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其蓋自其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其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為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頌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釋**赫怒至之至○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期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為答者以天下必皆嚮已舉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為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矢陳也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

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  
 山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  
 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  
 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  
 而有之而言○淵居良反汗同齊并亦  
 反合力成反而甫用度其鮮原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小山別大  
 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  
 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  
 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

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後竟

徙都於豐

○鮮急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依其至之王○毛以為

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怒伐之意言密  
 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旁其侵自  
 阮地之疆為始乃并我阮地之高踰周人見其如此  
 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  
 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  
 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  
 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  
 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旁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  
 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  
 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其伐與  
 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王○鄭以為上言怒  
 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  
 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為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  
 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代得者阮國

之高岡以望之既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其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  
○京大阜矣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陵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為陵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地曰經高謂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然則京亦上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久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其京陵來侵自文王既邑之彌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  
○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既彌明以依京之人侵既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

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曠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為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為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難易不同○  
○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謂是承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為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為則也○  
○度謀至於曹○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以情未樂遠方不湊則隨宜而可今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

大王初遷邑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  
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寐程典皇甫謐云文  
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  
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  
三百里耳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  
也不以長人有所更

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  
人君有九疇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

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

一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見賢  
通反

以伐崇墉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

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

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

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

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

詢音荀鉤  
古候反又古

侯反按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  
說文作輶輻陣車也墉音容梯他兮反

崇墉

毛以為天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  
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  
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  
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  
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  
伐崇天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

毛詩疏

已之臣以謂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  
親戚和同乃以汝鈞援之梯與汝擊衛之車以往伐  
彼崇城言天意歸魂文王後文王於是後崇也○鄭  
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  
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誌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  
又不不自以長謀復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  
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備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  
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  
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  
旁國親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和討之其征之也當和  
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不大至所  
更○正義曰此傳賢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  
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  
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  
也○**○**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爲音聲以作  
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  
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  
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虛

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  
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長自以身  
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  
之士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  
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人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  
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喻天法不待  
知今識古比技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  
之道尚誠實肯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  
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說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  
倡紂爲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刺業改制爲  
難非其難也○**○**仇匹至城○正義曰仇匹釋註  
文鈞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引而上援即  
引也箋云鈞鈞梯所以鈞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  
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障下之名衝  
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事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  
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與俱是車也說文云  
城所以盛民也城城垣也彼細遊其名耳散則牆亦  
城也○**○**怨偶至尤大○正義曰然能曰仇左傳文

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方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為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臨衝閑閑伐之倡紂為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閑閑勳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徐也

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

類於野曰馘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

後尊其尊而親其親云言言猶尊尊將壞貌訊言

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

一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

而無復敢侮慢周者訊音信字又作訊又作諗並同識古獲反字又作穢字林載

耳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

馘馘為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

又五島反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

四方以無拂弗弗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

忽馘也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

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僂也言無復僂矣文王者音弗

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仡音四拂符弗

反王違也刺七亦反僂九委反矣也復扶又反臨衝至無拂○毛以為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

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



當誠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非直  
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  
至所征之地於是為禘祭既克崇國於是運燬其社  
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  
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  
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代重詳其事  
言文王臨車衝車弗弗然疆盛崇城危危然高太於  
是則師代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  
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  
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鄭唯以  
噓衝攻城言言危危為將壞之貌代為擊刺肆為犯  
文為與餘同○**爾**開開至其觀○王義曰以開開是  
險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為動搖言言是城之狀  
故為高言言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  
云高天言言無所壞傳意成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  
戰而得非無拒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  
成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滅滅獲釋詁文攸所  
釋言文王燕云聽齊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

曰戰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  
是類是禘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禘於  
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  
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  
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  
說為義也禘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禘師祭也  
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  
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內曰類者以禘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  
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  
禘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雨亦類禘之下則亦  
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  
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  
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  
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  
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  
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神為之立後  
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廟嘗有大功不當絕

祀擇其親賢更為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  
言致訓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  
言言至周者○正義曰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  
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  
攻城故知言言危危皆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  
孽是舉我之咎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為之不尚與  
速明有餘力不急急為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  
開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則似真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  
過其實此言訊敵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  
彼左傳不言類禍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  
耳傳不言類禍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  
伐師克之故無復敢侮慢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  
國是四無復敢侮慢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  
弟亦宜備上開開而云強盛者以弟弟開開文不相  
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  
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  
河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

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  
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熹之下故伐  
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土膏野是  
謂擊刺為代也肆為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  
秋傳為證也按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  
而連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  
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  
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